

冷月无声

——吴石传

郑立



25.通过吴石传向大陆

这是一个冬日的午后,12月初的台北已有些许寒意,门外还下着淅沥沥的小雨。吴石请“陈太太”在会客间坐下,朱枫将“刘老板”托带的短筒郑重地交到他手里。朱枫谈了万景光交代她的事情,吴石点点头,说这次因为住院联络仓促,临时安排这处旧宅,下回要请“陈太太”去新居作客,并同朱枫约定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。一个星期后的周末,下午4点钟光景,朱枫走进位于台北大安区的高尚住宅群落。吴石将朱枫请进书房。吴石把自己准备好的几份情报文件交给朱枫,这次见面以后,每逢星期六下午4点钟,朱枫都到吴公馆去,将吴石准备好的文件、图表等密件取回。而后,按照预定方案,通过秘密渠道迅速传回大陆。在台期间,朱枫与吴石秘密会面6次。国民党军事机关及部队主官名册、国民党东南区驻军番号和人员概数,以及飞机、大炮、坦克的数量等人民解放军攻台急需的重要情况,通过吴石传向大陆。

时间过得很快,朱枫完成多项重大任务。1950年初,她已开始做离台返回的准备。由于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航线和邮路均已切断,她经过仔细考虑,给远在上海的同乡好友朱慰庭及其夫君吕逸民写了一封短筒,将归期告诉好友。

逸兄、慰姊:

别久颇以为念,遥维阖府康泰为颂!风将于月内返里一行,约有一周至旬日留。便望转告小女及晓妹等。

这是朱枫从台湾发出的唯一的一封“家书”,也是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烈士留在亲人手中的最后手迹。“简单的便条,要从蒋帮最后巢穴的台湾带出来也不容易,写于1950年1月14日,托人带到上海投邮已经是3月4日了”,“谁会想到,那时候她已落入敌人的魔掌!”——朱枫的爱人朱晓光在许多年后整理《朱枫烈士书信集》时,特地在这页信纸的原件旁作了这样特别的加注。

1950年1月下旬,也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,朱枫像往常一样在10点钟之前来到“建昌行”。出乎意料,“老郑”没有露面,却接到蔡孝乾留给她的“报警”字条。

朱枫没有能够赶在“月内返里”,向她通风报信、要她火速撤离的“老郑”,却在1950年1月29日的这天晚上,在他从南部返回台北市内的居处时,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保密局人员抓获了。但之后在带路指认时乘黑成功脱逃。在他被捕时,公事包里的记事本留下的“吴次长”的记录,成为致命的破绽,使国民党保密局将目标锁定在吴石身上。蔡孝乾的被捕不是偶然的,与《光明报》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。1949年6月间,在对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乐观估计中,台工委一些成员竟然将机关报《光明报》塞进“行政院长”陈诚办公室以及蒋介石入住的士林官邸,事情惊动了最高当局。蒋介石限负责台湾安全事务的保安副司令彭孟辑一个月内破案,但彭在限定的时间内没能破案,于是蒋介石又交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办理。时任二处处长的叶翔之研判后认定,能印报纸的地方,一定是学校,而且是中学,非大学。因为大学中保密局眼线密布,一旦出现就会发现。结果,保密局到各中学调查,很快就发现基隆中学的考卷与《光明报》一致。于是,顺着线索追查,12月“台工委”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落入敌手,迅速危及“台工委”的高层。

1950年3月9日,蔡孝乾第二次被捕,彻底变节。由于他的叛变投敌,致使台共的高层干部大部分被国民党“肃清”,台湾左翼分子和左翼机关也纷纷遭逮捕和破坏,包括地下党员在内的被捕人数达1800人之多,造成台湾现代史上的“扑杀红色时代”。

1950年6月1日,蔡孝乾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《中央日报》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,并在“中央电台”赤裸裸作录音讲话,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。他说:“我是蔡孝乾,也就是蔡乾,在中共有20多年的历史,也是中共极少数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。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,不是我熟悉的朋友,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……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,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,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,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。”

9.马克不由对她刮目相看

这家酒吧的经营定位颇高,咖啡与酒的品质好,全部是真正的进口货。货的来源是老板直接掌握,不会让便宜的假货坏了牌子。对咖啡的讲究,连马克也吃惊。从南美买进的咖啡豆,只能用一个月,即使原料没用完,也一定换新的。老板的朋友每个月把新的咖啡豆直接送到店里。这样的讲究,饮品的价钱自然高,比一般的咖啡店高五成,所以店堂里的客人不多,来此处享用的,要么是有钱的不在乎价格的熟客,要么是老板的朋友。

兰兰告诉马克,女老板开酒吧,不为赚钱,只把它作为显示身份与品位的符号,所以有意把客源控制在一定的数量上,以免环境嘈杂了。这种经营的思路,对于利益至上的美国人马克,纯属天方夜谭。按照兰兰的说法,连他这位高价聘请的调酒师,也是女老板显示身份的摆设呢。“你想,原来的中国员工调酒做得好好的,水平不比你差,工资当然不比你高,为什么把他辞退了招你?以为她看中你的个头啊?看上你的白皮肤啊?你少做美梦,老板的眼界高着呢。她就是喜欢搞花头,对外面的朋友可以宣称,美国调酒师也在我酒吧打工,多少风光啊!”

兰兰把女老板的心思摸得很透。马克不由对她刮目相看。她在老板面前恭顺得像只小花猫,说话细微得像春风拂过柳梢,但骨子里反叛得很,肚子里装的完全是另一番风景,女人的心思不好猜啊。

兰兰的话,让马克听了最不舒服之处,在于她凭女人天生的敏感与妒忌,直露地警告马克,不要色胆包天,妄图以下犯上,对女老板想入非非是没好果子吃的。听她这番警告时,马克莞尔一笑,没有当场反驳,也没有承认自己确实存在的性幻想。马克只是在内心哼了一声:“她眼界高?八成是让暴发户供养起来的金丝鸟,有什么了不起的。有机会,我一定把她搞得服服帖帖!”

酒吧下午两点开张,到凌晨两点关门。作为领班的兰兰,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。美国人马克幸运些,女老板与他签的合同,约定他是下午五点上班,夜里一点下班,使他的工作

时间仅仅为八小时。在这点上女老板很精明,她不愿意美国人超时工作,带来用工上的法律麻烦。何况调酒师的工作量不大,下午的客人往往喝咖啡的多,一般不点花式的酒;到夜里一两点的时候,新进来的客人已经很少,老客人仅仅有女招待伺候着就足够了。所以,马克需要干活,或者等待干活的时间,也就是晚上的几个小时。不过,因为与兰兰发展了甜蜜关系,马克自觉地早来,常常两三点就跑到店里献殷勤,有时兰兰刚打开酒吧的玻璃门,马克紧跟在她屁股后面就进来了。

那天,马克与兰兰全到得早,连迎宾女郎还不见影子,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有他们俩。马克挨近兰兰,试图从背后紧紧搂抱女孩,把她推向长长的沙发。眼面前天天晃动着兰兰美妙的身材,马克早就有点急不可待了。他满足于拥抱和接吻。机灵的女店长一个转身,就把马克的企图粉碎了,还伸出手指点点玻璃门,示意他随时会有人进来,让他知趣。马克悻悻然,却也无可奈何。

兰兰关心的问题是多了解这位突然闯入她生活的美国人的情况。碰到酒吧里只有他们俩的好机会,兰兰便不失时机地聊道:“哎,你在这里打工,你家里人如何想法啊?”

马克咧开嘴唇笑道:“从我进大学那一天起,我就不向父母报告任何行踪,他们也没有兴趣问。”

“你到上海做什么事情,他们也没有兴趣?”兰兰确实不理解,中国的父母哪里有这般超脱,“再说,你在美国读大学好好的,突然不想读书,跑中国来,父母不奇怪吗?”

马克不愿意过分撒谎,他告诉兰兰,自己是没有拿到研究生学位就离开学校了。马克的话,唯一含糊的地方,是什么仓促而狼狈地离开大学的真正原因。他不想让兰兰知道,他是为了争风吃醋打架才被开除的,那个故事会让马克在兰兰面前难堪。他讲出的理由,就是没兴趣读书了。兰兰是女孩,心思缜密,她甚至想到今后如何向父母介绍这位美国男友,总不能讲他读书读不下去吧?

孙颢



最懂上海

新民晚报，日发行量103万份，家庭订阅80万份，占上海报纸发行总量50%

新民晚报

上海符号